

甄正論卷上

集

大白馬寺僧玄奘撰

滯俗公子問於甄正先生曰余長自
聾俗情未曉於大方生於季代心有
昏於通理每遲迴於聞見踐歧路以
躊躇竟滯迷於言說仰夷塗而顛躓
自懷此惑行積歲時希為指南坐林
知北先生廼隱机而對曰余少聞詩
禮長好墳籍孰說有年搜覽無倦蘭
冊所載文字所紀帝王政化凡聖教
門莫不甄明是非詳辯紕謬久蓄靈
臺之鑒恨無起余者商子今質疑不
失言矣公子曉而進曰夫記事之書
歷代之史述古人之精粕寔先王之遺
蘆此廼未俗之談焉足言議至如釋
迦貽範法王演化起九流而獨步歷
万劫而高視言象不詮其闢域愚智
莫窺其萌兆皎皎焉若十景之輝青
天滔滔焉若九瀛之浮碧海此蓋出
世之聖旨不俟僕之一二談也夫道
之為教其來尚矣爰自黃帝之書建
乎伯陽之典修身理國之要延齡保

壽之切靜退清虛之規雌柔恬淡之
德慈儉介剛之用挫銳解紛之能誠
有益於凡情固無礙於時政自家刑
國抑有由焉近自吳蜀分疆宋齊承
統別立天尊以為教主據其經論所
說天尊者廼道法之宗正玄門之極
位天人所奉故号天尊源乎造化之
先本乎陰陽之始生成天地孕育軀
坤万物資之以立形三光稟之以成
象據此所陳天尊在於天地之先矣
先生學富蓬山藝兼石室道該儒史
識辯幽微明鏡高懸物來斯鑑洪鍾
佇扣敢遡下風請決深疑庶幾迷復
先生廼仰天而歎曰此迷固衆豈獨
子焉進坐吾為子論之夫道之為教
起自黃帝逮於伯陽誠如子之言也
至於天尊者何虛妄乎何虛誕歟子
諦聽之吾為子分析辯之夫宇宙之
外言議所不及者人莫得而知之天
地之內耳目所洎者咸可究而詳焉
余披覽書史古人陳迹簡牘所紀翰
墨所傳咸見之矣當為子據史籍憑
典記而語之案周易鉤命決云天地

甄正論卷上 第五

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
太素有太極謂之五運輝云氣象未
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
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
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
之五運此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
謂太易太素等也又案易緯通卦云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氣之清輕者上
浮為天氣之濁重者下凝成地天地
和而生人以人參之謂之三才又案易
序卦云有天地万物然後立君臣定父
子長幼夫婦之禮尊卑上下之別據
此太易之前氣色未分形象未著混
淪茫昧無狀之狀二儀既判天地形
具三光以朗氣象質見陰陽交合人
廼生焉自茲之後三才始備此並書
紀所詮若指諸掌天尊若本無形色
即與太易等無異不得生在五運之
前若有形色即生在三才之內不得
在太易之先且太極之先無形無象天
尊不含有形明矣若與太易同氣至太
極後共三才俱稟形而生此廼為陰陽
天地之所生豈能生天地哉請究斯

甄正論卷上 第五

理虛實自彰不假傍求稽之經史公子
懷然而驚曰如先生所談誠虛妄矣
但習俗移人觸塗多惜以愚不了尚
有惑焉重申疑緒伏希指誨案道家
靈寶等經非無憑據咸是天尊所說
部秩具存若元無天尊經教從何而
有靈寶所載事跡昭然僕請再陳庶
垂一覽經云天尊居大羅天玄都玉
京山或遊空青林中或坐窠木之下
處三清之上捻九仙之長朝會百靈
階級万品其於神變奇異備列經文
若無影響何能致此亟繁高聽希暫
釋疑 先生莞尔而笑曰子何惑
之滯乎重為夫子揚擢而論之子察
之也夫言不可以虛發必據經筆不
可以妄書事遵典籍是知禮經無紀咸
非雅正之談典籍不詮並為虛謬之
說總細可驗軸素難誣教異外方跡
殊中寓孝之史策同明鑑之臨形求
之帝載若權衡之准物自無懷以往
文字未融炎皇以來書紀方漸逮乎
皇帝少昊之代顓頊帝嚳之朝唐堯
虞舜之君夏禹殷湯之后周武秦哀

以降漢魏晉宋以前上自尚書綿千
左傳司馬遷史記皇甫謐帝王紀韋
耀洞紀揚暉裴珩之書歷代相承年
祀顯著大無不錄細無不載雖讓戰
爭之帝純澆步驟之皇神祇變現之
微災異祥瑞之應龍鳳龜蛇之通感
魚鼈魘兒之精靈夏及樹石奇恠鬼
妖魘魘莫不咸備書之何獨天尊不
詳其事自天皇啓運帝業權輿逮自
人皇年代綿遠五姓為其宗本七十
二姓派其繁派至有巢燧人事經六
紀九十六代一百八万二千七百六
十餘年其時文字未生俗尚淳朴自
太昊至無懷氏凡一十六代合万七
千七百八十三年數至三紀七十二
禪自炎帝神農氏至黃帝子孫相承
一十八世合一千五百三十年文字
已生漸可詳紀自茲以降史官立焉
歷然可觀倫諸方策天尊之義聞尔
無聞以此推之足明立妄昭然可驗
何所疑焉
公子曰先生縱懸河之辯吐連環之
辭藻雪心靈清游耳目自可動骨屏

息察理通幽而迷滯過深不無小惑
吾賢高聽有蠅過心請更詳之冀申
積晦案道家教跡義旨甚多法門名
數事理不少經有三十六部名過包
於三洞玉字金書銀函瑤格紫筆朱
韜具有表章豈全虛也
先生曰子迷其本又惑其末為子備
論少選可悟道經咸推天尊所說說
主本自憑虛教跡足成鳥有皮之
不存毛將安附雖有三十六部咸
是偽書徒稱三洞俱非實錄玉字金
書偽中生偽銀函瑤格虛內搆虛紫
筆之名既矯詞而妄立朱韜之說亦
假飾而空題語事似或庸情據實足
為虛妄且道家經教云是天尊所詮教
主畢竟不存明經無主可說說經無
主自曉為端扶本靈源詐勞繁述子
今尚未悟終俟剖析論之其稱三十
六部者義有由焉此名發自佛經道
士因而創作庸俗愚情以增加為勝
以佛經有一十二部過加二十四部
惣成三十六部見佛法說眼耳等六
根染塵因茲結罪遂於六根之上每

根開六種法門六六三十六故標三十六稱雖有其名竟無其義每部之內事理乖張此非聖人所詮妄造豈能該密三十六部爲妄可知又三洞之名還擬佛經三藏三洞者一曰洞真二曰洞玄三曰洞神此之謂三洞洞者洞微明悟之義言習此三經明悟道理謂之三洞洞真者學佛法大乘經詮法體實相洞玄者說理聖真洞神者符禁章醮之類今考覈三洞經文唯老子兩卷微契洞玄之目其洞真部即是靈寶經數並是近代吳宋齊梁四朝道士葛玄宋文明陸修靜及顧歡等爲造成無典實其洞神一部後漢末蜀人張道陵自云於峨嵋山修道證果老子從紫微宮下降授道陵天師之任及符禁章醮倭古鬼神之神道道陵迺自爲造道經數百卷經中叙道陵與天尊相對說經經文多去天師道陵曰晉武帝平吳之後道陵經法始流至江左文明等於道陵所造爲經之中割制義疏以解釋之因此更造爲經以增其數三洞爲

甄正論卷上 第七張 集

狀足可知矣玉字金書者經云天尊於玉京玄都說經既畢詣天真人編玉爲字以寫其文一說云玉字者是諸天書名金書者鑲金爲字今道士所受法真文及上清其詞皆以玉字爲文其字似小篆又非小篆道家明真行道於壇五方各施一真文其文書作玉字宋文明等作籀書以譯之據文明此狀益彰字爲若玉字本是諸天真人所書文明是近代道士不預說法之會又與集經真人不相交接如何文明得識玉字而易以籀書即章玉字是文明所作改篆書體爲立玉字之名所以還自以籀書易其爲字以此驗之昭然可悲又云銀函瑤格且函者是盛經之匣格者貯經之藏此言天尊說經人天敬重盛以銀函秘之玉藏銀玉貴故用以藏經准此虛詞全爲詭妄但仙宮人代貴尚各殊若以人間銀玉爲天宮之珍人間聲色可爲天宮所重聲色爲經說妄銀玉何迺是真時色對境是同彼此有何殊別立貯破色未識其由又

甄正論卷上 第八張 集

玄紫筆朱韜此更虛偽但筆之起稱基於六國秦人蒙恬方始造筆自秦以前皆削木書之或謂之契或謂之札或謂之觚元無筆字豈有天尊以稱爲筆況五色非實六塵咸假迷心執繫妄以爲色在於賢聖本無此見文明等以朱紫俗中所貴用飾籀題之名且韜者以擬六韜妄竊太公兵書之号通俗書之異名兵誌之殊目不離塵勞之境纔淪生死之流語事似是美名鞠理全成偽迹

公子聞先生此說心昏志擾莫知所措迺謂先生曰伏聞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先生此議無迺是乎未解所疑更希良擇經云雲彩霞光結空成字烟輝霧液聚氣爲文生垂八角字方一丈靈寶具顯奚所惑哉

先生曰情弊執者難移性明察者易悟夫子沉淪弱喪往而不返靡思已惑翻見致疑子審聽之吾爲子述此經旨意久已曉之蓋叙真文偽造之源顯靈寶虛妄之跡既云天尊含一氣之端包兩儀之始生化物象孕育群形說經

甄正論卷上 第九張 集

不託空閒造字何推氣結此文明等
偽造真文之因虛立緣起之狀延云
天尊感雲霞之氣聚結成文字方一
丈異凡俗之書芒垂八角用殊象
餘之體若其真文應見於此下方警
悟凡俗須示靈異之狀真文若在上
方天尊都化之所何須廣大其文以
呈詭恠之跡徒陳海嶽之論寧思蝸
角之虛此又偽也公子曰玉字之文
結空之氣既云虛誕誠如所言大羅
之天玄都之境王京仙宇金闕天宮
空青寶林寒木靈樹三清上界九仙
靈府道俗同詮豈並非實

先生於是解頤而謂曰適欲為子說
之子果見問今為子具陳其妄案靈
寶為經有三十二天其天自下而上
重疊置之從下第一太黃皇曾天第
二太明玉皇天第三清明何童天
第四玄胎平育天第五元明丈舉天
第六上明七曜天第七虛元越衡天第
八太極蒙翳天第九赤明和陽天第
十上真玄明天十一暉明宗飄天十
二竺落皇始天十三虛明堂曜天十

甄正論卷上 第十一

四觀明端靜天十五玄明恭慶天十
六太極極瑤天十七元載孔昇天十
八太安皇崖天十九顯定極風天二
十始黃考芒天二十一太黃翁重天二
十二元思江由天二十三上撲元樂天
二十四元極疊菩天二十五浩庭宵
度天二十六淵通九洞天二十七太
文翰龍天二十八太素秀樂天二十
九太虛無上天三十太極勝天三十
十一龍變梵度天三十二太極平育
天謹樂道家三十二天略無大羅之
号即明元無大羅之天此又妄造則
此三十二天惣是偽立何以知者今
據二十四天名疊誓天第三十一天
名梵度天竊尋疊梵二字此土先無
五篇說文字林字統竟无此字疊梵
二字本出佛經與無見之流翻譯人
造用詮天竺之音演述釋迦之旨
於此方先無此字後葛洪於佛經上
錄梵字訓以為淨陸法言因而撰入
切韻若天尊說靈寶等經在於佛法
東流之前此字未造如何天名預用若
於佛法之後即是偷竊佛經近始偽

甄正論卷上 第十二

造進退無據偽跡自彰大羅之名定
此之類驗斯一節足表三隅又玄都
仙宮玉京靈岫案經所說玄都是玉
京山上官名金闕迺玄都宮之關樞
尋討宗旨虛妄又彰且道法此方之
教天尊是此土聖人詮化不在外著
居止合於此地自從文字已來帝王
境域上自軒皇之代下至姬周之朝
東不越辰韓西未逾大夏南繞至象
郡北尚阻鴈門此中閑狹可知遠近
斯在又據十洲記四夷傳地理誌與
地誌括地誌及家書並無玉京玄都
之域未審天尊何處施化若在諸天
上天上人間境界全別非唯微淨有異
諒亦語言不同至於文字尚好是事
懸隔但天地日月山河金玉珠貝聚
林山石之等同業共感妄情起計執
有貴賤在於上天初無此事迺以人
間妄計金玉珍貴用標仙都山闕之
名忝曰聖人定不同此此又虛也但
方域之言隨地改草万里之內音旨
不通況在諸天固殊聲韻設有天尊
實於玉京山上說法終藉人傳方至

甄正論卷上 第十三

此地復須翻譯然可流行驗無傳經之人又無翻譯之所縱令經語是此土之音必待人傳得至此國天尊說經之後須有集錄門人降自上天傳于下代發玄都之勝境至赤縣之神州詮三十六部之靈文演一十二品之科格人事之間實為壯觀何故史籍遺而不書凡在有情知其不可此又虛也又空青之林寒木之樹三雅之所不載九丘之所未詳虛構異名異殊俗物唯有靈寶經說竟無典記可憑事等鑿空言同捕影此又虛也又云三清之天九仙之府弥增為跡轉益虛宗案靈寶三清天号還同前說上下安之下曰上清中曰太清上

曰玉清此三清也此三天布置在三十二天上大羅天下釋云玉清天尊所居之天太清大道君所居之天上清老子所居之天就教推尋更成虛為靈寶列三十二天天位先定若加三清及以大羅則有三十六天不合祇有三十二位此又不可也若三清大羅是三十二天内三清大羅是其別

甄正論卷上 第十三張 集

号則列三十二天名數合標別号之名經無別稱明非三十二天之數此又虛也又此經稱是天尊所說說主元自撰虛徒有三清之名本無天尊可立玉清之境還是妄論所稱大道君道是虛通之理元物之謂太上道君豈合有像又不可立太清之天此又為也老子駢車西域竟無昇天之由虛標上清之位事等繁風之說無三虛妄為跡逾彰所言九仙者案經所說仙有九等等級差降以據其位天尊若處其長不出神仙之流神仙傳中何為不載設令是實未免生死終為劫火所焚不入證聖之位凡其為狀即此之派

公子曰先生辨固宏開輝詞範於舌妙言泉迥注瀉文瀨於談端若春景之煦薄冰類秋飈之拂危葉辯即辨矣疑尚疑焉案靈寶度人經云天尊居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此則所居有據說法無疑始青之天顯然碧落之宮昭著空歌標其境稱浮黎列其土名如何高論恣排為偽

甄正論卷上 第十四張 集

先生迴撫掌大噱而謂公子曰聞一知十願回見稱於孔父朝三暮四狙公致忿於莊生余昔恠焉今信之矣且始青之天與大羅何異碧落之号將上清豈殊前以昌言今復致惑案三十三天天无始青之稱三清之位位無浮黎之境置立參差終始乖舛但諸天之上咸是天人欲界之天男女雜處雖有欲事輕重不同修十善勝業生於其境不似人間分墮畫野自色界之上無男女唯男修四無量因方感彼果咸無土地之實眾寶之所共成今言大浮黎土一何迺誕虛偽之狀參驗可知子自情迷非余辨悞

甄正論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甄正論卷上 第十五張 集

甄正論卷中

集

大白馬寺僧玄奘撰

公子曰天上無地誠亦有之天尊神力不無其實案此經文天尊當說度人經時七日七夜諸天日月塔璣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嘿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此則神力所致聖德靈感故得日月駐景以停運風雲鍛霽以登清若非大聖孰能至此先生曰無天尚解造天無地猶能立地日月任其筆削風雲隨其指揮確實論之並無其事且璣璣幹運金運應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交會晝夜百刻周旋潛轉靡有少停春秋二分冬夏兩至縱有盈縮大數不虧如也薄蝕老時行次失度史必書之以表天事但日度稍長猶為吉應尚書史策以示將來况天一不轉經七百刻自有天地以來未有若此之大瑞自合別飾史詞先諸簡牘典載不紀明並虛焉若言此之璣璣日月風雲山海之等並論天上之天不是人間之天者且諸天

上界咸無日月自然光明遠近相曜以花開合為晝夜不尚此土相同宋文明等但見此土日月山海謂諸天上還同此境亦有日月風雲山海等物不知諸天之上元無此等聖教具詳此可略示虛又明也

公子曰上天無日月等先生辯之至如天尊說經利益實廣經云天尊說度人經一過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開聰二過言者目明三過音者能言四過跛者能行及周十過乃至婦人懷孕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地祇發洩金玉露形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以此言之神功大矣

先生曰余聞之有人寐而夢者於夢中又占其夢果如然也向已具論子仍固執何異占夢乎余告子以上天下境殊劣不同豈有盲聾喑跛之疾亦無冢墓骸骨之穢雖有死生之事皆是變化所為無產生之生無死死之死今此經云天尊於始青天中說法乃云一國男女天上豈有國耶又云盲聾等病天上元無此疾案此經文元來不妄上天善惡出自曾臆造此

偽經乃委卷之浮談非典實之雅論虛偽之狀此又彰焉

公子曰先生所詮無非偽也然則道法流行為日已久教跡匪一義理多門祇如三世因果六道業緣地獄天堂罪福報應皎然不昧豈徒言哉

先生曰此更虛也天尊之事靈寶之經首尾虛偽不可為證道家宗旨莫過老經次有莊周之書兼取列莊之論竟無三世之說亦無因果之文不明六道之宗詐述業緣之義地獄天堂了無辨慶罪福報應莫顯其由自餘雜經咸是陸修靜等盜竊佛經妄為安置雖有名目殊無指歸余更別舉例論之道家稱天尊說經在堯舜以前上皇之代其時淳風尚質醜俗未萌人無矯妄之心時有無為之化老子說經當襄周之末帝王之季君昏於二臣亂於下征伐不由天子禮樂出自諸侯以大陵小恃強優弱人懷狙詐俗變澆淳何曰天尊當淳朴之日乃說地獄天堂罪福因果三世六道應報業緣老子當澆醜之代乃說

無為無事恬淡清虛唯素寡欲返機之義何其與歟以理推之虛偽非認公子曰先代天尊先生執偽後之靜信復豈長哉請少詳之無為孟浪紫道經云樂靜信宿稟仙才早植德本切滿行就道證天尊大和教跡廣演經論豈並偽耶

先生曰上古本無猶能偽造元始下代因偽豈不解假立天尊公子前惑其本今述其未證其源而析其流曷可得耶此宋文明等為元始立天尊自知無據為佛經說釋迦弄借后之位出家修道證得佛果遂偽立樂靜信修道證得天尊兼說經教具信因果等事起日避影重覺心勞欲隱而彰偽跡逾顯非唯外無俗學不明得姓回由亦乃內無識智不悟立主虛偽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子春子春者郡之掌樂之官因官命氏後為樂姓年歲近遠檢驗可知若靜信實得天尊當經之末代周之首年尚書周官何為不載史紀洞紀何故不書又拘靜信所化之域竟無其所東至日窟西至

甄正論卷中 第四十集

月窟北指玄淵南臨丹浦推究境土並無靜信所都可謂語薛荔於長流足驚視聽之說帶美集於高木殊為理外之談徒懷揆彈之心寧知陷穽之斃

公子曰元始法身靜信報果咸云假偽無一實存在於下愚不無二惑竊憑書史敢立實宗輕忤高懷伏垂矜恕

先生曰子何言之過也余少閱墳典長討名理年過知命研機不疲傍瞻宇宙之間嘆言論之無偶俯觀時代之上恨知音之蓋稀向與子談未據懷抱若能架虛成實變偽為真此則功侔造化之功力邁陶鈞之力希一清耳子薄言焉

公子曰先生以天尊書史不載以為虛妄在於僕也誠亦如然祇如靈寶之經典記具載豈亦偽乎案吳楚春秋及越絕書咸云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俊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忘乎禹知是神人年拜請神人曰我有靈寶五

甄正論卷中 第四十一集

符以收蛟龍水豹子能持之不日而就禹稽首而請因而授之而說禹曰事畢可秘之於靈山勿傳人代禹遂用之其功大就事畢乃獻之於洞庭苞山之穴至吳王閭閻之時有龍威丈人於洞庭之苞山得此五符獻之於吳王閭閻吳王得之示諸群臣莫能識之聞魯孔丘者博達好古多所該覽令使責五符以問孔丘曰吳王閭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識其文故令遠問孔丘見之而答使者曰丘聞之禹治洪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歲之於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丘即未詳先是江左童謡云禹治洪水得五符歲之洞庭苞山湖龍成丈人竊禹書得吾書者喪國廬尋而吳果滅矣此則事迹分明書史具載謂之虛也言何玷歟先生於是怡然而笑謂公子曰向子瀉河漢之詞發雷霆之嚮謂縱堅白之辯乃肆漆素之談以此而觀言何容易向共子論靈寶經偽末曾說靈寶符非若得引符

甄正論卷中 第四十二集

證經亦可指火為水况吳楚春秋近代始撰越絕之書修非尚古縱將為實不得例經且符題靈寶顯此符之有靈効驗可憑堪為寶重此未符之功用非標經之妙宗自是鬼神之錄術數之事豈以道陵之符妄云老子所授乃符夏后符李勒為老子之符真成靈寶經實比類而說足可知之且三墳五典唐虞以上之事述易修詩孔丘婚姻始撰豈以墳典俱曰俗書證是宣尼所作以此喻彼昭然可知又靈寶之事有其二義若越絕等書在宋文明前造則文明等取符上靈寶之目偽題所撰之經若於文明後修此之二書亦皆虛偽妄創五符之跡用證靈寶經題以事參之前後咸偽又云吳王得符俄喪其國此乃凶妖之書豈曰慈悲之教殞身滅國寔由靈寶之符夫子徒欲光揚誰能掩其灾禍飾詞崇偽若得驪珠討本究源乃成魚目斯言之玷返屬子焉公子曰靈寶教偽既如所言老子之書豈亦稱偽至如化胡成佛事跡顯

然尹喜之傳具陳出塞之說俗載元始內傳化胡之經咸述所因非無故實先生曰此又偽於靈寶矣且老子仕周為柱下史後遂西之流沙至函谷關為關令尹喜演黃帝書重廣其文為道德二篇上下兩卷論修身理國識剛守雌挫銳解紛行惠儉謙下之道成五千餘言尹喜又錄老子與喜談論言旨為西昇記其中後人更增加其文參糅佛義大旨略與道經微同多說人身心性情稟生之事修養之理天壽之由後人又改記為經此經首章云老子西昇問道竺乳有古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為綿綿長存是以昇就經末又云老子謂尹喜曰古先生者吾之師也還乎無名吾今昇就亦返一源參驗此言足明老子知有釋迦所以捨官西赴還平無名者涅槃之理返一源者不二之稱一中之本真如之體也吾之師者老子將就擇迦指衣學道故遙尊曰師並是老子西昇經文既稱佛是己師如何翻云化胡為佛若老子本擬往

天生化胡何所迴避而言聞道竺乳有古先生善入無為化胡之義此其虛也但其文合云乳竺乳者天也故易三三二卦以象天地足知乳者天之謂也後人抄寫誤昇竺字於乳字之上故云竺乳又案西蕃葱嶺以西至于西海東西南北唯有五天無竺乳之國明是後代傳寫誤也老子不化胡之跡居然可知其尹喜傳老子出塞記及文始內傳並是近代道士等見佛法興盛俗薄其教苟懷妬忌偽造此等文書云老子化胡成佛今直據化胡之文足以顯經本偽業史記及前漢書西夷傳諸蕃部落各殊一蕃之中又分數部西蕃之國咸志城居國号蕃名其數按衆月支疎勒碎葉鐵勒大夏大宛居延休屠波斯大竺略舉大數子細甚多天生之中東西南北及中分為五國國号天生人曰婆羅門與胡境相去向有万里若老子親化婆羅門成佛不應經云化胡况釋迦本是天竺國太子元自未登王位何得經云佛是胡國王驗

此經文每三皆妄良由宋文明等以佛法至此百姓歸依遂偽造化胡之經云佛是老子化作誣惑庸俗欲令教奉又宋文明等生長江濱不諳西域傳聞西是胡國乃疑佛亦是胡復聞佛是王種還謂佛是國王望風偽造此經論說化胡之事國名王号殊不相當何異肝膽楚越以經驗國虛偽自分不待言談方辯假妄

公子曰者也此經是偽何得云老子為胡王及群臣說涅槃法華華嚴金光明等經經今見實豈曰虛乎

先生曰化胡本妄說經是虛此不合疑子何蔽也且涅槃等經並是佛說各有緣起具論法相詮因果於三世明罪福於六道辯報應之業顯真如之理旨意不論化胡何聞老子所說宋文明等元來未窺佛法謂如道經義趣妄云老子所說推尋本跡何大狂踈凡所迷作須委由緒故雙林示滅三歲開結集之宗兩極夢莫十哲撰紀言之論姐文拘姜明夷之義載教焉遷下獄太史之書方著咸有所以

甄正論卷中 第十張 定

非無表明修靜之輩江左庸流素蓄邪見徒知心稿豈悟跡虛葉前漢書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耶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万來降獲金人帝以為神列於甘泉宮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僞有身毒國身毒名天生始聞有浮圖之教至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之經此並佛法東流之漸何因不說老子化胡之事若化胡不虛史傳自然合錄直以元無此事屋狀不可妄書

公子曰化胡之經先生稱為何為唐朝吳天觀道士尹文標奉勅修老子聖紀引化胡等經傳云老子化身乘六牙白象從日中下降淨飯王宮入摩耶夫人胎中生而作佛據此所說佛即老子應身何妨實說經也先生不覺虛胡久之而歎曰斯言之過致子惑焉但老子當過關日自云生軋有古先生方將撒勒金河畏糧玉塞經履砂磧跋涉山川百舍忘疲

甄正論卷中 第十張 定

一心訪道遠慕聖德過尊曰師今化胡經中自身作佛前後承謬吾誰的從驗西昇之首章類化胡之末句彼談此說終始參差良為構虛詞多舛誤且老聃之適竺軋藉其輝迦威德准此佛生已久聲聞遠被東周老聃慕義欽風馳車以之西上而云至彼之後身方入胎偽在目前詐煩言辯作偽心勞蹤跡彰露既云乘象入胎變身為佛如何復說老子化胡必其入胎不虛降生有實老子身已作佛遣誰相化即是伯陽自生為佛何聞伯陽化胡成佛案此化胡入胎兩皆是妄說經之事一緊成虛設令老子實入母胎受生作佛佛是老子應身即是道門宗祖道士等自合削踐漆衣宜從緇侶變衆聲於穢濁草狼顧於邪心而乃毀五乘之聖文譽三張之鄢教踐迷塗而跣足泛慈海以沉醒不復本以歸宗良為此經先偽公子曰此又云偽僕何言哉但道法之興基於遠古教門宏遠宗致幽深其談詠者重玄所歸依者三寶正真

甄正論卷中 第十張 定

大道無上福田修而行之咸蒙利益或控青鸞於上漢或駕白鶴以冲天御辯氣以宣遊躡雲網而飛步此並史傳之所載吾子奚可詰焉

先生從容而答曰夫子向來所立咸捨實以憑虛亦背正而扶偽余謂子知前迷而後悟識今是而昨非反乃捧螢光以此日榮寔足以齊駿用茲擬議何不力者歟道之為教誠亦多塗本自一氣派成萬彙子云遂古此不虛談自二儀象著三才位形同稟一道虛而能道辯之在人人外無道用之則見捨之則隱契會斯理謂之得道能體之者免於灾橫順生而壽焉違斯理必羅殃咎逆生而夭故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云殺生者不死此順生也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莊子云生者不生此逆生也外身者謂不自貴有己身不陵人傲物不貪聲色人我滋味等法眾共推之免於患難終其壽考此殺生者不死也有身者自貴有己身陵人傲物貪聲色財利以資奉其身

生益其生為物所患身受折辱嬰於患禍天其天年此生者不生也此以人行論道若以國論者君主去奢修屏聲色卑宮室薄賦銀省徭役勸農桑君上垂拱而遠目下敦腹而樂上下交泰風雨以時日月貞明祚曆長遠此外其身而身存堯舜是也君主奢侈悖奉崇飾宮室耽愛聲色偶賦繁重頭會箕銀苛若生人法令滋章殺戮非罪風雨愆時星辰失度君昏於上臣擾於下盜賊交起宗社頽滅此為有身繫紂是也修之於行謂之身道行之於國謂之化道故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老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又云大道廢有仁義則明道家之道斯之謂矣君能體道無為則時豈俗泰人能體道無為則全生保壽壽有三等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歲所言不死者終其三壽不為夭死子云詠詠重玄者即老經云玄之又玄此明微妙兩觀同

出一心之妄見此見彼識辯心生推尋識辯之心竟無的主此事冥昧不可了知故云玄也玄者深遠冥昧之稱又玄者則此冥昧之理亦不可得更復冥昧深遠故云又玄此老子無慧心聖智不能鑒幽達微故致此疑也子云歸依三寶者道家偽經無三寶之義唯老子經文有三寶經云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意慈者慈悲愍念之理儉者廉恕不貪之美不敢為天下先者謙退卑敬之行若此三者依而行之誠亦有益於行是俗中仁恕廉讓之道謹光濟物之德歸依此寶實是人中善人竟無因果業報之理道家每朝礼此三寶未知有何功德又云正真大道正者不偏之義真者非假之狀大者廣博之名道者虛通之理言此行之道正而不偏真而不假大而能廣推而驗之並是假号道者通理本無識性由人行之可偏可正故云道可左可右明無定正也真假之狀人所目之在於理中何

真何假此非真也廣狹之相繫之在心心外無道又不大矣故云道大天大地大域者界域謂人居止之境也道無定質因人行顯不出入境故為天地人三才齊其大小輪轉生死之域迴世諦之間妄号正真虛名大道有名無實何其謬乎又云無上福田者夫道用捨由人無別主宰周旋不越人境何有無上之能又福田之名道書不載事出釋典偷竊偽安道縱修行不離生死駕鶴冲天五千元無此說控鸞上漢七篇曾不涉言此出神仙傳中豈聞老莊之旨但仙由芝術之力兼資丹液之功非是薰修何關於道且神仙之傳多涉虛誕祗如漢淮南王安坐犯下獄自殺神仙傳說云得八公之術自昇天又晉朝嵇康夜被鍾會誅斬於都市神仙傳乃云得仙漢書晉書咸有列傳神仙之類即此之派不足可憑又子云御辨氣以宣遊者莊周逍遙篇破健義之情斥神仙之術雖云列子御風无

說神仙之術雖云列子御風无

風則止不能無待况乎龍鳳哉自非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方始無待此是莊周寓言假託而說用杜希求之心非謂實有然也躡雲綱者靈寶玉京山偽經步虛詞云旋行躡雲綱乘虛步玄紀此是道陵修靜等偽造云天尊在玄都玉京山說法訖諸天真人圍繞天尊躡雲霞之上讚詠而行謂之步虛此是偽經前已破訖何得引偽還證為耶

公子又云此偽敢不聞命據實經證先生許乎

先生曰焉不許哉

公子曰西昇之經老子所說不同靈寶天尊之偽為佛經事跡頗亦相參經云老子說學道成聖積行艱苦故云動則經每劫自惟其苦勤此則具論劫數之事何可異焉

先生曰西昇之記誠老子所說後人加增佛事非無其文榮老子道德二篇元無劫數之旨何因西昇記內即有劫數之名又此土書史並無劫事道家所說与俗頗同咸云天地未分

西昇記中云天地未分

之前混沌無形二儀開後物象方著本無劫壞劫成之義且佛法未出東夏之前此上唯有劫教劫賊之事無劫數劫名之文此記所論劫者佛經至此之後道士等盜竊佛經之劫加增西昇記文欲參亂佛劫以代混沌之說案道統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老子說天地開闢之初万物著形之始言道生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人及陰陽陰陽生万物此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則与俗書所說大綱略同老子若知劫初之因何故不說前劫壞而此劫生而言道生一以彼證此明是參糅佛劫不惑至於靈寶為經亦具論劫事並是修靜等盜竊佛經以益其數此亦可知

公子曰西昇論劫子謂後人增加所說因果罪福修善攘灾不無其事至於行道建齋威儀懃肅則有三錄祈請三元大獻次則明真塗炭靈寶自然科儀嚴密不謝佛教欲以為非詐能離間

聖論卷中 卷八 終

先生曰道家因果老子不詮說在偽經靈寶之部事非道典跡是偽經修靜文明潛為盜竊前以具辯無事重陳祇如三錄明真三元塗炭自然審法非出靈寶之文元非老莊之教文明修靜等所造此事咸是偽修狀跡先彰不煩垂釋但子仍惑須破積疑案偽靈寶齋儀云三錄者一者玉錄二者金錄三者黃錄玉錄者為天子修之金錄者為王公修之黃錄者為庶人修之或拜日月精靈或拜星辰氣象或拜五岳仙宮或拜四瀆水府叩頭七氣搏類祈福多料絳綵情規於財利廣支燈火意在於油燭相欺以妄行之于今而夫邪空解構有何殊異行邪求福神豈嚮諸自然塗炭咸此之類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為上元七月十五日為中元十月十五日為下元釋云上元日是天官校計之日中元日是地官校計之日下元日是水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校計功過之事並是修靜等架虛

甄正論卷中 第十九

編立元無其事設使是實自是真道鬼神之事鬼道所攝在於道士何得預焉又云此三日三官校計人間行業罪福之事故須設齋懺悔以滅其罪此蓋虛也檢尋老莊之文卒元此事並出靈寶為經且真司之理嚴於俗法至如世諱法中凡人犯罪曾未發覺自首即原事已彰露雖首不免若未三官校計之日以前預建三光札懺悔容其免罪至校計之日犯狀已顯罪發方懺此乃伏欺希免其坐定不得原人間虛淺尚不免罪真道細密如何可赦虛有齋懺之文竟無免罪之理以妄行妄庸情不悟徒設嚴急之科諒無雪愆之益

甄正論卷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甄正論卷中 第十九

甄正論卷下

大白馬寺僧玄晃撰

集

公子曰先生繼談天之辯震擲地之音思吻所詮寒谷湛其春露勵言所被湯池結其冬冰以僕燭火之末光對曠景之層曜自可銷聲盡足喻氣舒眉沉疑未祛仍希妙擇但靈寶所詮咸歸偽妄老子事跡應不虛誣河上公者神仙之人也昔漢孝文皇帝之時結草為菴居河之濱文帝好道德之經勅王公卿相及二千石咸令習讀老經有數句不解帝莫能通之有人言河上公常習讀老經或可解之帝乃遣使賁所不了義句令問河上公公答曰道尊德貴不可遙問帝於是親幸河上詢問所疑河上公見帝抗首高據而坐帝甚恠之乃謂公曰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朕能令人死生富貴公雖德重何乃自高乎河上公乃撫掌大笑躍於虛空去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曰余上不至天下不及地中不累人

陛下焉能使我富貴貧賤耶帝方悟是神人乃下輦每拜而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兢兢誠慎常恐廢墜忘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帝素書二卷謂帝曰熟讀此書所疑自解吾注此書以來經今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纂子四矣勿傳非其人言訖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聖而誰識者以為文帝篤信精至誠感冥徹老君使此神人授文帝道德章句帝既受訖公乃晦影返真歸乎上方此之神異炳然顯著豈亦謬焉

先生曰子之此言更成虛妄道聽途說焉足可憑子向所論乃是葛玄作老經序偽飾此詞誑惑江左因循不悟令子疑焉竊據漢書帝紀凡有行幸無不載錄至如甘泉宮去京百餘里帝每行幸咸悉書之又景帝時吳楚七國反為太后在東宮帝時往諮詢尚書云帝來往東宮間又武帝幸五祚宮及幸河東祀后土史並書之索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在陝州城南三里以於五祚甘泉河

甄正論卷下 第五 集

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況河上公躍坐虛空乘御雲氣授書於帝引明道德比於郊祀神光及李夫人之事此為威烈并而不錄未有斯理又河上公云吾注此書千七百年者此言又妄案周成王伐淮夷之後始制井田之法王畿千里出草車万乘天子万乘起自成王成王以前無万乘之制據成王在位通周公攝政共有三十七年至紂王為秦昭襄王所滅捲八百六十年秦自昭襄至子嬰合五十年為項羽所滅漢高皇帝在位一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太后攝位八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自成王至文帝末年都有九百三十二年索老經云如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明老子當說此經合在成王之後但經為注本注以釋經經尚未有注何先述千七百年此又虛也又河上公自注老經云舜陶河濱周公下自星明此注語全在同公之後千七百歲重益虛誣事跡既為感應豈實晦影之說妄談返真之言何矯

甄正論卷下 第五 集

公子曰史冊不載誠亦難憑以愚管窺致茲迷惑老莊之教其來以久道士之号非祇于今觀字尊容肅設斯在星冠月帔雲褐霓裳目驗可知豈捨虛也

先生曰老莊之教余豈毀耶比擬佛經義理全別論善也則同達而冬驚語宗也則異軌而分駢老教言在於唯柔佛法事明於因果二軸七篇之奧義志得喪於齊物之場八万四千之法門契寂滅於涅槃之境修身理國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果般若之文逾顯至如遺執破境息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於行靡立其宗所修唯在人間極果纔登壽考佛之為教應物追緣隨類分門因機啓行自近之遠從淺階深起一念心證真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廣文浮閱似若相參妙理沈研皎然全異又子云道士之号非祇于今者亦何謬哉自開闢以來至于晉宋元無戴冠殺之冠被黃彩之帔立天尊之像習靈寶之經攝為道士者矣所号道士者

甄正論卷下 第五 集

則廣成務光巢由涓赫之輩脫落時代輕傲王侯與俗不群高尚其志次有遺榮冠冕締賞林泉歌紫芝以自娛調素琴而取逸末代則有性好飛線志存術數咸稱道士跡雖異俗衣無別制漢明帝時佛法被於中夏至吳赤烏年術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國先有道教請引其法始創置一館此今觀之盤鰲也葛玄又偽造道經自稱太極左仙公目所造經云仙公請問經宋文明等更增其法造九等齋儀七部科錄修朝礼上香之文行道壇集服之式衣服符履之制跪拜折旋之容行其道者始斷髮禁葷辛又偽造靈寶等經數千卷後陸修靜更立衣服之号月帳星巾霓裳霞袖九光寶蓋十絕靈幡於此著矣至梁武帝初年為修靜所惑曾致違奉後悟非是究竟之法親製捨道之文見在梁武集內後修靜出奔北齊其時丹陽陶弘景性多博識聰睿過人身為道士居于茅山之朱陽靜退無為不交時事

甄正論卷下 第五 莊

時号貞白先生又号陶隱居多所著述並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歌佛法於所居地起塔圖佛容像親自供養号曰勝力菩薩其塔見在茅山朱陽觀中于今不為鳥雀所汙弘景重制冠服改館為觀行荳帝老子之教惡靈寶法為鄙而不行手著論以非之弘景深為梁武所器尚類微令仕確乎不拔并述詩以贈武帝並入於集事跡昭顯光乎梁史子何感之

公子曰既聞先生此說心開意悟草識遷迷如放樂廣之天似廓張超之霧避席趨下拜首而謝曰僕久沉俗網罕悟真筌耳滯黃花之音志昏白雪之奏雖則屢承妙輝方乃重結深疑形智聲言一至於此幸蒙南指今從北轅靈寶天尊虛妄若是至於經教莫不偽修凡所誤妄咸請垂誨希愈膏肓永祛沉痾先生怡然而對曰子今悟矣亦且暮而得復坐有疑便問余為子一一論之

公子曰佛教之內有僧尼兩衆道法之中有道士女官二流彼此相望咸

甄正論卷下 第五 莊

儀備具准佛律僧受一百五十戒尼受五百戒今道士女官所受法錄一聚齊等更無增減俱受十戒真文上清之法并受符籙之事未知此法何人所傳

先生曰道士女官元無戒律還竊佛家十戒以充彼法真文上清咸以絹素為之其中畫作符圖及書玉字其真文惣有三法一曰八景畫為日月星辰之象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曰五岳畫為五岳山狀三本各得受用不要授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中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次受真文後受上清其法具矣錄者其數甚多不可備說略而詳之有千五百將軍三五大將軍等錄受此錄者然可行符禁章籙之事佛以尼是女人性多深愛隨機制法故倍多於僧道家法錄凡人妄造既不識根性所以道士女官更無差異此等之法並是張道陵為作其事

公子曰老子既不說此定為何惑道法先無戒律道士不娶妻憑何典記

甄正論卷下 第五 莊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淫欲之事今道士等不嘗娶者學僧為之一無憑據故隋嵩陽觀道士李播上表云准道法道士無禁娶娶之條道士等咸請取妻妾其表見在李播集中

公子曰教無禁欲之科娶妻豈棄於教李播此請誠合其宜且道教所宗宗於老子老子仕周後適西域竟無出家斷誓之跡道士今日出家遵誰之教

先生曰出家之法基於西域釋迦牟尼後之貴位捨妃嬪之愛應出家修道六年苦行一朝成佛成佛之後方度橋陳如等此土元無出家之地老子本自有妻仕周為史去周西邁身是俗人本无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狀故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瑕仕魏封段干後為漢膠東王太傅各有列傳又老經云子孫祭祀不報此論依教修行則息胤繁盛代代不絕故云不報豈令斷欲耶道士今日出家本學佛教更無別據

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

甄正論卷下 第八集

○甄正論

教老子不禁娶娶經文又說子孫今日縱學佛宗識者諒肯依信蓋鍾掩耳豈杜他聞妄立天尊跡先彰露偽造經教又已表明靈寶文明等條餘經何人所作伏請詳辨莫忘根源

先生曰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又有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偽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等事皆編甲子為其部秩又太清上清等經皆述飛鍊黃白藥石等法至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撰寫佛經潛偷罪福描架因果參亂佛法自唐以來即有益州道士黎興澧州道士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造洗浴經以對溫室道士劉無待又造大獻經以擬玉蘭盆并造九幽經將類罪福報應自餘非大部祕偽者不可勝計豈若擇逸大聖獨擅法王施化西國聲流東夏案列禦寇書云商太宰問於孔子曰三王聖者與孔

甄正論卷下 第八集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與孔子曰五帝善用仁義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孔子曰三皇善用時聖則丘弗知太宰驚曰則孰者為聖孔子曰丘聞之西方有聖者為聖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蕩蕩乎民莫得而名焉案宣尼此言與老子西昇所說略同伯陽仲尼並此土攝之為聖二人咸知西方有聖人則明擇述之道廣矣

公子曰僕幼懷志尚早竊當時之譽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慙憲訥木賜仰宣尼之崇仰愧環堵之卑陋鄭咸觀子林之宴容悟心識之昏怠是知搏搖九万垂天之翼方昇擊水三千橫海之鱗乃運幸承咳唾疑滯咸盡竊見白屋鴻儒黃冠碩學抗腕盱衡之士揚眉抵掌之賓並云儒道釋典三教是壹咸躋於尊理無有三慈悲仁恕殊途而同歸利物濟時百慮而齊致雖碧雞黃鳥之辯未可分焉離聖合異之詞豈能別矣每思此說交戰于懷請一詳議希除

甄正論卷下 第八集

衆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未遑削藁因子之請見余之志夫三教群分九派區別本跡斯異義意迥殊非唯虛淺相懸抑亦凡聖全隔尋文似涉參乎究理居然不同自八卦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号觀鳥跡以載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化垂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蕃泊乎姬公制禮作樂隆二南之風雅孔父修詩述易詮十翼之精微莫不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次長幼明夫婦友于之別盡忠貞以奉國崇孝悌以資家蘊恭謙以克己施仁恕以待物敦信義以申交務廉讓以推行此之五德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俗運武功以寧亂修禮祀以綏神祇崇宗廟而敬祖考啓畋漁之漸易著網罟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標蒐狩之典截截斬首効征戰之勞宰犧屠牲邀薦饗之福貫胃達腋申馳騁之娛天命剖肌志賞心之樂刑禮興而奸詐起符璽著而矯偽生盜國竊器者告

野正論卷下

第七段

父弑君爭權趨利者滅宗夷族無慈悲之大患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因果明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逮乎子孫積惡修善絕於冥報在生之命年有延促之限為鬼之質壽無還變之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之重人畜同之類於已情豈宜傷害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開其聲不食其肉者以已之心體彼之命惡生之志物我皆然故孔丘不味山梁之雉子定國之寬刑孫叔敖之陰德霸楚以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秦軍白起之坑趙半身死杜郵之下支分烏江之上或禍福被於當代或榮辱派於子孫身造受嗣同於見報父葉子傳酬非自己亦有射宣王以復其怨挽杜回以荅其恩申生命胡寔以馭車劉約從允海而陪乘此論幽明交接人鬼相酬非罪福之業緣異報應之輪轉儒佛懸殊此其明矣夫道之為教儒之異派黃帝述其監觴老聃嗣其弛紉究其本也保精養氣茹光藏暉全生遠害無為寂泊恬

野正論卷下

第十二段

漢清虛少私寡欲此其宗也自後變淳就澆分鑠各鶩一無之理立三等之差上則却粒延齡飛仙羽化廣成皇帝是也次則守雌誠剛忘知息智伯陽子休是也下則擯代遺榮巖棲谷飲許由巢父是也推究神仙之跡事涉憑虛案黃帝本紀帝行房中之術修導養之法御七十二女服九一金丹昇鼎湖榮飛龍白日登天群臣攀戀取衣冠劍履而葬於橋山之陽參驗此詞咸成烏有夫堊者哉也先人云亡子孫感德卜其宅北修建墳塋安措魂靈歲歲秘骸骨庶免曝露之患皇帝馭青龍以冲天殲紫雲而遐上高謝萬機脫屣四海元來不死何因須堊且邵伯司牧分陝遺惠在人尚蔽茅甘棠思德留樹况黃帝登九五之位履萬乘之尊馭龍駕以上俾故勝寢疾而死若群臣攀慕情切即合留奉衣冠豈容埋弃帝之遺服以申誠懇之志仲子未薨來賙左傳以為非禮黃帝不崩而堊臣下何苦見誣必堊不虛昇仙是妄進退之理事

野正論卷下

第十三段

跡可知且御女求仙恣慾求果更入輪迴之境詎登解脫之場縱令實得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受之於廣成所修在於一身本非出代之法黃帝之跡如此神仙傳並虛陳已具前論不復繁說也

夫老子為教脩乎五千之文莊周演論詳於七篇之旨所明道者但詮陰陽天地和氣四時生青之理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嚴君平等釋云一者元氣謂混沌未分無狀可見於無狀可見道中生一氣兆氣之清者為天濁者為地此一氣生天地一生二也因天地和而生陰陽及人此二生三也以人稟陰陽陰陽能生品彙動植之類此三生万物也故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明道則陰陽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即此陰陽之理非測度可知此神妙也能順此陰陽之理安其所稟涯分守雌柔恬淡寂泊無為絕矯性之聖智棄越分之聞知同微妙之兩觀混有無之雙執挫折銳進之心解釋紛撓之志除剛勇

甄正論卷下 第一生

甄正論卷下 第一生

之強梁損聲色之耽深體禍福倚伏之萌行慈儉謙退之行即得終其壽考免於身患子孫昌繁祭祀不輟苟違於此則天命傷生招於敗累息胤勦絕其後不嗣故六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莊周解牛以全其生傳火而續其命齊万物以杜健羨之路陳四支以去形骸之患述木鴈用遺愚智滯守之方喻指馬以忘天地執著之見混變化而夢胡蝶一天壽而延殤子太山小於秋毫則巨細之妄斯顯朝菌長於大椿則脩促之繫方假此並在固詮俗情妄執遂有長短妍醜之實而起人我貪惡之心利已損物致招患禍此論一生之內有此顛倒犬齡害命率累敗身無未來冥報之義過去業緣之理當代造善惡之行隨其所行當代受報與儒書所說大意略同此足明佛道全別公子曰三教殊殊若此之異一理之說吁可同哉是知子休心齊以忘身非是為他祈福宜尼潔齋以饗食豈關藉回求果設道供以邀冥

資之助造天尊以希濟拔之功者何虛費哉何虛費哉而今而後庶幾免矣然章醮之法符禁之術比見行者時有効驗此事如何更請詳議先生曰子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者祭祀之派祈禱之事有求自久非准道陵之法黃帝太公時行此術醮者祭之別名禮典先著其義道陵因而修之行其法者謂之祭酒此是俗中街人之技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本非道教之宗此乃涉於鬼道神祇之理俗諦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至陰陽卜筮邪祀尸祝之類也行此法者自是太常所司不合隸屬司賓寺管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為佛法從西國來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尤非是客自然不合屬司賓寺管又行章醮祭祀之法即是司禮寺事但以寺觀相對因此遂屬司賓以實而論之祇合郊社所管又符者鬼錄行之於鬼神之道所以有驗亦焉足怪焉公子漢焉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曰僕習慕甘辛居鮑忘臭沉淪弱喪

甄正論卷下 第一生

積有歲年今屬類光西邁之晨方悟
非狂東走之契朝聞夕死有慰深心
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自誠俾諸
將來使夫倒蹟之徒革心於昏昧之
俗弘通之士懸解於真如之理遂筆
削為論貽諸後代

甄正論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甄正論卷下 第七張 集

十門辯惑論卷上

集

大慈恩寺沙門釋 復禮撰

答大子文學權無二釋典稽疑
序曰

權文學聲冠應徐地參園綺指神嘉
其令望縉纓挹其芳猷而須菩十疑
干我二諦公孫生之駁辯自昔難酬
舍利子之雄才嗟今莫擬豈當仁而
抗議試言志以成文必也岳名乎稱
之日十門辯惑雖詩云勸誠蔽之可
幾乎一言而法惟秘密述之敢忘乎
三轉遂取類觀象再盈卷軸煩而無
當有愧知音者焉

通力上感門一 應形俯化門二

淨穢土別門三 迷悟見殊門四

顯實得記門五 反經贊道門六

觀業救捨門七 隨教坤揚門八

化佛隱顯門九 聖王興替門十

通力上感門第一

稽疑曰竊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但
十地之觀如來尚隔羅縠如何一掌
之內能容十諦之尊乎非獨以卑核

尊於理非順定亦佛而菩薩豈無等老
如有等老安能運佛如無等老何須成
佛也若維摩是如來助佛揚化未知何
名何號何論何經請煩上智以示下愚
也辯惑曰嘗聞迷情而取定夫雖賤而
難棄順理而求万乘雖尊而可降山
澤通氣未始一其崇卑金石同聲何
必均其小大况惟諸佛有平等誓願
乘時應物菩薩能遊戲神通坐忘致
遠遙相影響咸赴機緣哉維摩羅詰
者蓋是法身大士德超羣聖智摧智以
有生示居家而弘道蓮花懃持之力
來自他方芥子解脫之門開於此國
未曾有室括囊無外不思議道利用
無方是以五百聲聞咸辭問疾八千
菩薩莫能造命弥勒居一生之地服
其懸解文殊是眾佛之師謝其真入
而菴園之集因淨名而發興淨名之
跡藉無動而方明故如來過勝於此
方居士敬延於右掌三昧之力有感
必通十諦之尊不行而至矣然則至
誠感神者莫知神之巨細孝德動天
者孰知天之高下矧乎慧眼還觀見